



恋到痴狂醉红尘



（台灣）左晴雯

001871

总策划/王
主 编/阡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1969

恋到痴狂醉红尘

(台湾) 左晴雯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17313

(吉)新登字05号

(台湾)左晴雯言情作品集
恋到痴狂醉红尘

左晴雯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87-0864-2/I·823

定价:10.80元

宜古宜今亦奇情

(代序) 阡陌

阡陌这回又要挥动双笔，一吐为快了。也许朋友们会觉得惊讶。“这次怎么换人了？”是的，这次阡陌推荐给大家的不再是“席娟”或“于晴”的作品，而是一个新的名字——“左晴雯”。

大陆的朋友们也许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台湾，这个名字可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席娟不相上下。而且随着时间，左晴雯这位言情高手的实力正慢慢显露出来。

众所周知，大陆的“爱情小说热”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更有众多的不法之徒打着我的旗号向广大读者推荐“席娟新作”或“于晴最新系列”。前些日子，偶然在一些书摊上发现了“席娟最新作品《痴情季节》、《爱的罗曼史》、《唐家三少的情事》，而且询问业主，听到的答复竟是“畅销”二字，惊讶之余不仅觉得有些震动。那是因为读者对阡陌以及阡陌推荐的小说所给的厚爱。也是因为这些《痴情季节》、《唐家三少的情事》并不是席娟小姐的大作，它的真正作者其实是“左晴雯”。

鉴于这件事所给我的震动，使我终于下定决心把“左晴雯”的作品推荐给大家，也让大家知道她这个人和她的作品。

这一套“蔷薇情话”系列，可以说全部以古代为背景，带有一些武侠味道。看后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可以风趣浪漫也可以新奇古怪，可以扑朔迷离，也可以写实逼真，宜古宜今，亦庄亦谐。

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恩、怨、情、仇；全都蕴藏在“左晴雯”这三个字里……

好了好了！别说一些没用的了，去看故事吧！阡陌希望新面孔的左晴雯一定会赢得读者的心。

《风流杀手俏神医》这本书有一个很“异于常人”“脱离正轨”，属于“非主流”而且是很“另类”的背景——雪和血，人物则是公公，太监，公主，公子，杀手和大夫。

这本书同其它爱情小说不同的是，这本书是由男主角屈点儿的观点出发的，以男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屈点儿在为父亲打酒的时候遇到了依依。一番较量之下，依依在屈点儿的手臂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证，也是在这一天，屈点儿的父母被仇人秦公公杀害，因重伤而失去记忆的点儿从此变成雪染红，并成为秦公公的义子……。十三年后，同样偶然的机会，依依与点儿重逢，可是点儿对童年往事丝毫也记不起来，而且认贼作父，以后该怎么办呢？

《恋到痴狂醉红尘》由这个书名可以看出主要是讲对感情的迷恋，从“最美的遗憾”、“最初的温柔”到“最真的回忆”和最后的“最苦的相思”。

在这本书中，石无心因为吃下忘情果而变成了颓废的步若尘。从而同“男儿气概”的齐如虹从拜把兄弟转变成相依相恋，然而做为石无心，与“美玉公子”陶丹枫的奇恋虽不被世人允许，但却是刻骨铭心，无法令石无心忘怀。石无心为陶丹枫而死，步若尘却为陶丹枫而生。到最后两败俱伤，而齐如虹也再不能从爱情的泥沼中全身而退。

相思一定是苦的吗？不尽然，苦涩中带有一丝甘甜的美

味也是有的。“最苦的相思”在于想爱又不能爱，想死又不能死，这才是苦。

《卿卿俏宝贝》写的是怎样的男人才叫做“标准情人”，你是否也制订了自己的标准？李子凇，身为四王爷，皇帝的兄弟，无论样貌、地位、才能都是屈指可数，也是众多女性心中的“金龟婿”。

而平平凡凡的千金宁儿，却只凭一颗炽热无比的心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懂得珍惜她的人。两个缘定终身的人一定要“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达到目的之前，付出的信心，烦恼又有谁知道。

《摩登番王靓丫头》则是写一位聪明伶俐的丫环，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挺身救主，嫁给了有杀父仇恨的番王，从而演出一段精彩的故事。

看过这四部作品后，真让我感到有些目不暇接，好戏连台上演，观众却只有我一个。对于《痴恋醉红尘》的齐如虹而言，“不是只有在一起才是爱”；对于《卿卿俏宝贝》中的宁儿而言，却是“只求相依相守”；《风流杀手俏神医》寓感情于危险之中；《摩登番王靓丫环》却着意于“爱情是否不顾一切”这个观点。

左晴雯的写作倾向于“浪漫武侠”形态，既是武侠，又是言情，还是传奇。她的作品以写美、写真、写善见长，她的作品主人公很少是罪大恶极的坏人，故事清奇多姿、文笔清新、语言俏皮活泼幽默，人物绚丽多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丽的画面，像听到了一首动听的远方之歌，使人向往不已。

至于广大读者朋友能不能有同样感受，就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再下结论了。同样也希望阡陌所推荐的左晴雯作品能再次在大陆掀起一个高潮。

恋到痴狂醉红尘

。左晴雯。

皇，帝王四伏皇，左晴雯言情作品集，人，冬众皇时，贱臣能由皇路引长，立时，感非新天，美只临帝，。散弟金”的中小排文

风流杀手俏神医

恋到痴狂醉红尘

五味、肝Y陷胸斜肥癰立一胃氣順(長Y膽王番養寶)

摩登番土靚丫頭

卿卿俏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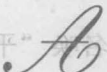
而《宝贝当宝贝》干拔：“爱景不画一五育只景不”，言而

《西野情毛杀飛凤》：潇洒贝勒爷 最味，言而小宁的
最甜罗 王意管味 《不丫情王番登驛》：中文創始王青照露

勒迪士王子

冷公子兩入凡

俏太妹笨闯媳妇夫

的急封回。丁尖许式这个姓刻，黄香落日昏天
 路渺不寒落附都干向一事端端，潮珠奇我壁顶成齐
 此巨封顶成齐。“人民”岂公忍陌陌娶娶。本帮
 。从不放不响碧，嫩
 藕甜”散泡。“岗将平”，寨山壘一登许
 同有”。巨寒风西直古，将平本高耐心，郭香饼李
 不中美一别，成自籍临街允文允成。陌甜出顶成齐
 。良儿民虽不虽棘陌虽

——夹回时强却，出汇中林从和安部昌籍一

黄沙滚滚尘土扬，西风萧萧的古道上。

镖车疾行着，带头的是一名英气宇迫人的劲装
 黑衣侠他看来还很年轻，但是经验仿佛老道，押镖
 驾轻就熟。他骑在马上英姿勃发、气不凡，任谁也
 看不出来他其实是个女红妆，“他”不论穿着举止
 都显得豪气干云。

她不是别人，她正是“威龙镖局”的二小姐齐
 如虹。

不过，她不许别人喊她“二小姐”，齐如虹讨
 厌当女生。她一直“恨不生为男儿身”。

爹爹眼中的儿子只有弟弟齐剑飞一人，齐如虹
 气不过！

凭什么女人就不能当家做主，她就偏不嫁人。

齐如虹骑马在风中奔驰着，镖车紧随在后头。

天色已渐昏黄，该找个地方打尖了。可性急的齐如虹想连夜赶路，她做事一向干净俐落绝不拖泥带水。婆婆妈妈的怎么当“男人”。齐如虹快马加鞭，镖师不敢不从。

行经一座山寨，名唤“平沙岗”。所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诗词齐如虹也懂的。她允文允武动静自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不是男儿身。

一群乌鸦这时从林中飞出，惊起却回头——

齐如虹左手一举，镖车停了下来。看来有人想劫镖了！齐如虹不是头一回碰上，每回总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一名镖师靠了过来，关切地询问着齐如虹。

“阿正，没事的。有我在，谁敢动镖车一根寒毛——”齐如虹话才说完。

“咻——咻——咻——”的，一根根鹅毛飞射而来，齐如虹连忙用剑挥挡。

可是鹅毛如利刃般，来得快也来得急。齐如虹左躲右闪满头是汗。镖师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个个全被鹅毛点中要穴，动弹不得。阿正还张着嘴来不及合上。

“明人不做暗事，有种的出来和我单挑。”齐如虹画下道来，她是被唬大的。今天是碰上“对

头”了。

火把一根又一根地亮了起来，齐如虹提高戒备。但见两行人马手上各执着一根火把，一个个长得横眉竖目的，一看就知道绝非善类。齐如虹昂首迎了上去，她才不怕。

“叫你们头头出来见我——”齐如虹声音宏亮，不似一般女人的温柔嗓子。齐如虹目光望向火把的尽头去。

“我不叫头头，虽然我的头……是有那么一丁点大。”一名男子走了出来。他有着一头披散的长发，看来有点落拓不羁。下巴蓄着络腮胡，身着灰衣，一张脸被长发和短胡给遮了半边去。倒是一对眼睛黑白分明，但有着血丝。

原因无他，因为他酒喝多了，有点醉意！

他一双手执着一个酒葫芦，另一双手插在怀里。

“你是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劫镖，太无法无天了——”齐如虹看个浑身酒气又衣衫褴褛的男子，口气非常的不屑。

“乖乖！我没喝醉吧！现在已是‘月上柳梢头’了，哪来的光天化日，而且我不是和尚，我有‘发’的。更何况我也不是‘劫镖’！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出门在外靠朋友，不过是向你借点盘缠用

· 恋到痴狂醉红尘 ·

· 左晴雯 ·

一用!”男子看来像是这些土匪的头目，他又喝了口酒来。

男子的左手一直插在怀里，不知是不是缺了条手臂。

“瞧你年纪不大，不去找份正经的工作沦为盗寇，真是可耻，忝为男人，把男人的脸都丢光了。”齐如虹一向以“男人”身分自居，此刻也不例外。

“我姓步，你可以和他们一样称我一声步老大——”步姓男子似有酒瘾，终日酒不离口，不过酒量该不错。脸并未通红，红的是那对原本明亮的眸子，一丝丝的血丝。

恍若好梦初醒般，睡眼惺忪的。

“布——回家包你的尿‘布’去吧!要我喊你老大?”齐如虹把“步”听成了“布”，出言讽刺他。

“大胆——”小土匪们纷纷吆喝起来。

步若尘拿着酒壶的右手挥了挥，他走向前去，从头到脚把齐如虹看个仔细。

“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吗?”齐如虹知道自己长得俊俏，男装的她更是显得俊逸非凡而且没有一般男人的污浊之气。齐如虹坦而无惧地逼视着步若尘，她也才看清他的模样。

“好可惜哦!如果你是女人，我就留你下来当

‘押寨夫人’！我姓步，不是尿布的布，我叫步若尘，你呢？”步若尘的眼光中有着“可惜”一字，瞧得齐如虹不是滋味。

“我干么要告诉你，快快放马过来咱们一决高下！”齐如虹持剑摆出架式，擒贼先擒王这道理她懂的。齐如虹一剑刺了过去，步若尘身形一闪，左手仍不肯伸出来。

“喂！我可不想胜之不武，亮出你的兵器来。”

齐如虹见步若尘只是闪躲，并未回招，脸上有些挂不住。

步若尘摇晃着身子，仿佛真醉了一般。

“醉生梦死！哼！简直就像残渣败类！”齐如虹就是看不惯有人四肢健全却做这种不用本钱的买卖。

“你该不会断了双手吧，还是你怀里有宝是不是？”齐如虹招招是出神入化的剑法，可是仍沾不到步若尘衣襟。

“好喝！有醉酒可惜无美人相伴——”步若尘吐了一口酒水出来，直喷向齐如虹

“肮脏鬼！这种下三滥的招术也使得出来。”齐如虹叫骂着，她可不想被步若尘的口水沾到。

可是跟在酒水之后的，却是一根根鹅毛。

“我这招叫‘千里鹅毛’，送你当见面礼！小伙子你长得挺好看的，很对我的胃口，可惜不是个姑

·恋到痴狂醉红尘

·左晴雯·

娘。唉！”步若尘的“鹅毛飞镖”已射中了齐如虹，不过没中要害。

看来步若尘是手下留情了。

齐如虹感觉到头上有“东西”，而一群土匪忍不住地讪笑了起来，齐如虹身上没有镜子，但她感觉得到……

“帮你插了一些头饰，让你看来更像个娘儿们——”步若尘玩笑地说着，又喝起了酒来，气得齐如虹直跳脚。

他分明是在羞辱她，说他长得像“女人”。可她本来就是女人——但这可不能说。她可不想真成了“押寨夫人”。

“把他们关入地牢，至于他嘛——”步若尘吩咐手下把镖师们先行安置，关他十天半个月，之后再“归顺”于他。至于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步若尘想逗着他玩。

“你想怎样？”齐如虹誓死守身如玉。

“我啊！劫财兼劫色不行吗？”步若尘色迷迷道。

“你这个大变态——我和你拚了——”齐如虹已被押入山寨。如今和步若尘共处一室，她如临大敌的。

“好玩！你生气的模样挺逗趣的。你怎么可以是

男人呢?太让我失望了!怎么办才好,不如我将就一下好了!”步若尘一步一步地逼进。

“你再过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齐如虹丢下狠话。她可不想“失身”。总之士可杀不可辱,打不过他也要死缠烂打。

“哈——哈——真有趣。看你紧张成这样!好啦!不同你玩了。你就留在山寨当我的小弟好了!”步若尘停止了“捉弄”齐如虹,他真的当她是男儿郎。

没办法,齐如虹的身上已无半丝的女儿娇态。长年累月的男儿装扮,齐如虹也习惯自己是个“男人”。

“你要收我当‘小弟’?”齐如虹感到不可思议。

“没错。小兄弟我看你很投缘,咱们就结拜下来!”步若尘说得像真的,齐如虹半信半疑的。他不是喝醉了?

“你怎么称呼?”步若尘问着。

“我姓齐——”齐如虹只说了个姓字。“如虹”不够男人味!

“那我就叫你‘小齐’好了,来,陪大哥喝一杯!”步若尘把酒壶递了过来,这分“好意”齐如虹心领了。

谁知道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搞不好他真的对男人有“兴趣”，齐如虹提防着，以防万一，谁知道他是不是？齐如虹打量着步若尘，如果他把一头长发束齐，再把胡子修一下，别再喝得一身酒臭，他看来会“精神”一些。

如今的步若尘，看来有些颓废近乎萎靡，不知振作。

“你一直从事这种偏门生意——”齐如虹不禁问道。

“做这行有何不好？”步若尘不以为意。

“不劳而获，同妓女卖身有何分别，男盗妇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齐如虹抬高音量“训”起步若尘来。步若尘听得直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我说的可是诤言，忠言逆耳——”

“小齐，做小弟的听大哥吩咐就是了！你管太多了，像个‘男人婆’。不对，这词好像用来形容女人的。不管了，总之你拜我做‘老大’不会亏待你的，包你荣华富贵——”

“不义之财，盗亦有道。你懂不懂江湖规矩，劫富济贫还差不多！”齐如虹痛陈快意恩仇的慷慨激昂。

“啧啧！你不是女人实在是太可惜了，否则山寨由我当家你来管家，那岂不是再适合不过了。”

步若尘绕来绕去又把话绕回“原点”，如果齐如虹是女人就天下太平了。齐如虹见状更是不能泄漏“身分”，要不然恐遭不测……

“我的镖师呢？你该不会杀了他们吧！”齐如虹不是自私的人只想到自己，镖师是和她一道出门的。

“没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步若尘眯着眼笑。

“你以为你是谁？秦始皇啊！想杀谁就杀谁！”

“在这里我就是王，谁都得听我的——”

“不！你不是王。”齐如虹驳斥步若尘。

“我不是王，那我是什么‘东西’？愿闻其详。”步若尘坐了下来。

“你——你是——”齐如虹吞了吞口水。

俗话说的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形势比人强，唯今之计只有“顺水推舟”，硬的不成来软的。

“撒娇”这种事，齐如虹是做不出来的。不过偶尔灌一下“迷汤”她还可以的。为了镖师的安危，她得见招拆招。齐如虹想她这一辈子，从未说过如此“肉麻的谎言”。

“不！你不是王。你是块玉才对。一点之差差之千里，王者有霸气太自以为是了。项羽以王者自居

不也兵败乌江自刎而死。你是……块璞玉，被灰尘遮盖住的璞玉，你很有潜质的，只是用错了地方。若是你及时悬崖勒马，他日必能光芒万丈，露出你华丽晶宝的一面。”齐如虹信口胡诌了半天。

步若尘听着，他的眼睛有点发亮。

“没想到你还有一肚子学问会看人相，看来我收这‘小弟’没收错！你很会讲话，听了真窝心。虽然有点假……”

“我说真的！”齐如虹连忙正声道。

“是吗？”步若尘翻起了身来。

步若尘向齐如虹靠了过来，酒气冲天。可在酒气之外还有一股男性特有的气息，是齐如虹所没有的。

“你——你想做什么？齐如虹没想到他又“来”了。

齐如虹退无可退，靠向了墙壁。

这……一个仰头另一个俯身，齐如虹一脸惶恐。真是该死！方才那一番奉承的话，居然造成反效果。

“如果你是女的，我一定会吻了下去——”

“可惜我是男的！你看仔细，步老大——”

两人的对话是莫测高深，齐如虹直感到背脊发凉。